



詩緝卷之三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邶音

國風

譜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內之地其封域在禹貢
 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
 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于武庚為殷後乃三
 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
 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
 喪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
 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
 衛使為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
 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
 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
 詩焉○疏曰衛云至于頓丘頓丘今為縣名在
 朝歌紂都之東也紂都河北而鄘云在彼中河

鄘境在南明矣三國如此次者以君世之首在
前者為先頃公三國詩之最先故邶在前に也
柏舟與淇與雖同是武公之詩共姜守義事在
武公入相之前故鄘次之衛為後也○周南國
風疏曰既以衛國為首邶鄘則衛之所滅故以
邶鄘先衛也○程子曰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并
邶鄘之地故為變風之首○朱氏曰邶鄘之詩
皆主衛事而必存其舊號者豈其聲之異與○
前漢地理志曰衛地有桑間濮上之
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亟音器

夫婦之經萬化之原關雎鵲巢為三百篇綱
領風之正也反乎此者變也邶鄘衛皆衛風
也衛禍基於衽席覃及宗社居變風之首二
南之變也王道盛則諸侯不得擅相并存邶

鄘之名不與衛之滅國也邶列其右衛後於

鄘世次也

邶柏舟夷王時鄘柏舟
宣王時衛淇與幽王時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

頃音傾○疏
曰頃侯柏子

○今考世家
頃侯不記名

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曰衛頃公
詩夷王時

衛衰世也而有柏舟之仁人非無賢也不遇

合耳雖仕其朝而不得行其志也君子不遇

合則小人親近而得志矣其勢相為消長也

此詩皆憂國之言身雖不遇而惓惓於國今

誦其詩猶想見其藹然仁人之氣象也劉向

列女傳以邳柏舟為衛宣夫人之詩此魯詩說也孔叢子載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則非婦人之詩也

汎彼柏舟

汎通作泛。今日汎浮也。

亦汎其流耿耿不寐

音耿

梗。傳曰猶微微也。錢氏曰耿耿小。明心有所存不能忘之貌。

如有隱憂

傳曰

也。隱痛微我無酒。

朱氏曰微猶非也。

以敖以遊

敖音遨。通作遨。

興也柏美材也以柏為舟美言之也詩經有

柏舟松舟揚舟皆言舟耳義不在柏與松楊

也汎謂浮於水流謂聽其自流而無以制之

此仁人憂國之言謂舟必有人以維楫之而後能有所濟今浮舟於水而無其人以維楫之則亦浮汎而流去耳其將何所止泊乎所謂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喻衛國無賢人以維持之則亦聽其自為敗壞耳其將何所底止乎猶言譬彼舟流不知所屆也此仁人所以憂國之將敗而傲然不能寐如有隱痛之憂也我非無酒可以敖遊而此憂非飲酒敖遊之所能釋也。舊說

柏木宜為舟而不用以載物故汎汎然流於水中喻仁人之不見用非也仁人憂在於國不謂已之不用今以柏舟自喻其材美以汎汎喻已之不見用即繼之以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則其辭傷於迫切而非仁人之氣象矣故舟以喻國流於水中以喻國之靡所底止為此而不寐為此而隱憂然後見仁人之心也采菽言汎汎楊舟紉纜維之棫樸言泝彼涇舟烝徒楫之皆言舟之有待於維楫也鄘

柏舟言汎彼柏舟在彼中河止謂舟在河中猶婦人在夫家耳所謂柏木宜為舟與汎汎不載物其說皆不通矣二詩皆衛人所作其言宜不甚相遠故知詩人取義不在於柏其用意皆在下句邶柏舟之意在於亦汎其流鄘柏舟之意在於在彼中河也

我心匪鑿不可以茹

音孺。朱氏曰茹納也。曹氏曰茹者容受之意鑿

應而不臧。歐陽氏曰鑿納影在內凡物不擇妍醜皆納其影我心不能兼容善惡。粲曰柔則茹之為吞納之意此言鑿可茹與下章言石可轉席可卷意同毛以茹為度今不從亦

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傳曰愬告也亦作訴逢彼之

怒

鑒雖明而不擇妍醜皆納其影我心有知善惡善則從之惡則拒之不能混雜而容納之也兄弟至親亦不可據蓋意嚮既殊則言不相入故往愬以情而反逢其怒謂已為姦直而違眾此女須申申詈予也須音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卷音

威儀棣棣音第○錢氏曰棣棣盛也○傳曰常棣華鄂相承其華繁盛故以棣棣形

容威儀之盛不可選也選上聲○詩記曰選擇也

兄弟見怒欲已改行以趨時仁人於是自誓而言石雖堅尚可轉我心非石之比不可轉也言其堅之至也席雖平尚可卷我心非席之比不可卷也言其平之至也此不以兄弟之沮而易其守也威儀棣棣然盛自有常度不可有所選擇而自貶以苟合也此處羣小之間而雍容不失其常度也

憂心悄悄欽之上○傳曰悄悄憂貌愠于羣小傳曰愠怒也覯閔

既多觀溝之去。○傳曰：閔病也。受侮不少靜言思

之蘇氏曰：靜安也。寤辟有標辟音關，標，飄之上。

標，拊心貌。○今日標本。訓擊故標然為拊心貌。

君子見遠識微，憂先於事，小人安其危而樂

其所以亡，見君子與己異趣，則常疾視於君

子，故君子憂國之心悄悄然，反見怒於羣小

也。君子遇小人讒譖之病，既多矣，小人反從

而侵侮之，受侮不少，見君子孤而小人衆也。

靜而思之，寤覺之中，辟拊其心而手標然痛

國事之至此也

日居月諸疏曰：居諸者，語助也。○牋曰：日君象

皆迭微是。胡迭而微疏曰：迭更也。○牋曰：微謂

失其常度。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

不能奮飛

日食朔月，食望日乎？月乎？何為更迭而皆微

也？喻衛之君臣皆昏也。我心之憂，如不澣濯

其衣，言處亂君之朝，與小人同列，其含垢忍

辱如此，是可以去矣，而猶不去，故靜而思之。

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也賡曰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綠毛如字鄭改作祿音彖衛莊姜傷已也賡曰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曹氏曰莊公揚武公之子頃侯之曾孫也妾上僭賤曰謂公子州吁之母嬖而州吁驕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曰衛莊姜詩平王時

莊公溺愛亂常實胎衛禍聖人存綠衣以明夫婦治道之原申二南之義以垂世戒非取女子之怨也此詩莊姜所自作而屬邶風者

蓋邶人傳詠之而采詩者得之於邶耳疏以為邶國之人作之今不從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傳曰綠間色黃正色間音澗○疏曰綠蒼黃之間色

黃中央之正色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為上展衣次之祿衣次之鞠衣黃展衣白祿衣黑皆以素紗為裏展音戰祿音彖○傳曰玉藻云衣正色裳間色是間色不當為衣而正色當為衣也心之憂矣曷維其已傳曰憂雖欲自止何能止也

興也言此間色之綠也今乃為衣也猶此本妾也今乃使之嬖寵而尊顯也以間色之綠為衣而正色之黃反以為裏猶妾上僭夫人

為所掩蔽也禍亂之原將在於此莊姜言我心之憂何由得止謂家國可憂之事方來而未已也。○讀詩不可鹵莽如讀綠兮衣兮不可但言是綠色之衣當玩味兩兮字詩有黃鳥白華不言黃兮鳥兮白兮華兮唯綠衣曰綠兮衣兮蓋綠字衣字皆有意義綠以喻妾衣以喻上僭故以二兮字點掇而丁寧之點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

傳曰上曰衣下曰裳

心之憂矣曷維

其亡

牋曰亡之言忘也。○曾氏曰亡失也不須訓為忘

衣在上裳處下綠衣黃裏言掩蔽而已綠衣黃裳則貴賤倒置夫人失位矣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

女音汝治平聲

我思古人俾無訖

兮訖音尤。傳曰訖過也

言此間色之綠也本是絲也乃女染治以為綠也女既染此絲以為綠豈可復以為衣而加諸黃色之上乎譬既以為妾則不可僭嫡也我思古人能處嫡妾使尊卑有序而無訖

過也

絺兮綌兮凄其以風

妻音妻。疏曰四月云秋日凄凄寒涼之意也。綌也。綌日妻旁二點者從水也寒也妻旁三點者從水也雲貌此妻其以風及鄭風雨風雨妻妻四月

秋日妻妻皆當從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絺綌暑服今當凄然寒風之時喻不適時而

見棄猶班婕妤秋扇捐篋之意也我思古人

能處嫡妾實得我心言當於人心也女子之

情饒怨此詩但刺莊公不能正嫡妾之分其

辭溫柔敦厚如此故曰詩可以怨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日衛州吁詩桓王時。朱氏曰莊姜作。賤曰

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桓莊姜以為已子莊公薨桓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歸莊姜

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已志嬀音規衛桓公也。疏曰送歸妾明子死乃送之是州吁詩也日月

終風擊鼓序皆云州吁也。風從上明之皆州吁詩也

燕燕于飛

曹氏曰燕燕兩燕也差池其羽

差音釵又音雌。李氏曰差池

不齊貌。曹氏曰差之子于歸也。歸歸宗也。疏曰之子去者

戴嬀也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涕音體又

音替。說文曰泣無聲出涕也。陳澤陂傳曰自目曰涕

未

詩

七

一

興也

傳不言興今從朱氏

燕以春來秋去有離別之義

故以起興莊姜撫戴嬀之子平時與戴嬀恩

信相親及莊公既沒嫡妾相依如雙燕之飛

其羽差池相為先後而常相隨逐也今戴嬀

大歸而已獨留不復得如雙燕矣我遠送于

野而與之別稍稍更遠瞻望不及令人念之

泣涕如雨之傾也風人含不盡之意此但敘

離別之恨而子弑國危之戚皆隱然在不言

之中矣

廣漢張氏曰蓋家國之事有不可勝悲者晉褚太后批桓温廢元詔云未

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有合於詩人之情歟。蘇氏曰婦人送迎不出

門今送于野情不能已也燕鴻往來靡定別離者多以燕

鴻起興如魏文帝燕歌行云

燕歌之燕平聲餘竝如字羣

燕辭歸鴈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謝宣遠送

孔令詩云巢幕無留燕老杜云秋燕已如客

是也

燕燕于飛頡之頡之

頡音績頡音航。傳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

曹氏曰言其相上下也

之子于歸遠于將之

戕曰將瞻望送也

弗及佇立以泣

佇除之上濁。傳曰佇久立也。

雙燕之飛或頡或頑亦常相隨逐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下音暇上音飛而下音濁○傳

而上曰上音○今考韻元在物下之上去聲也

自上而下之上去聲也元在物上之上去聲也

自下而上之上上聲也二字雖有上聲然皆之

上濁讀近去聲○曹氏曰言其相應和也

子于歸遠送于南傳曰陳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言雙燕飛鳴上下而相隨逐也

仲氏任只任鄭去聲毛平聲○賡曰任者以

恩相親信也○朱氏曰只語助也其

心塞淵李氏曰塞實也終溫且惠朱氏曰終言

終始如一也

淑慎其身先君之思賡曰先君以勗寡人勗凶

反

○傳曰勗勉也○賡

曰寡人莊姜自謂也

莊姜稱戴嬀之字曰仲氏爾能以恩信相親

又其心塞實淵深終然溫和惠順可謂善謹

其身矣於其行也又以思念先君而勉我焉

此章皆稱戴嬀之美以為別辭所以致其愛

戀無已之意末又述戴嬀相勉之辭雖以見戴嬀之賢而意緒黯然矣

燕燕四章章四句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去聲傷已不見

答於先君以致困窮之詩也

白衛州時

綠衣作於莊公之時傷已不見答也日月終

風作於州吁之時傷已逢其亂也

日居月諸

李氏曰自古多以日比君月比夫人

照臨下土乃如之

人兮

賡曰之人是謂莊公

逝不古處

音杵○朱氏曰逝發語辭

胡能

有定寧不我顧

粲曰說文云寧願辭也寧失不經之寧

日月代明照臨下土天象之常如君與夫人

之相須古之道也有如莊公不以古道相處

故養成家國之亂何能有定苟能定則寧不

顧我也言憂在於國而不計其身之私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

傳曰冒覆也○李氏曰亦照臨下土之意乃如

之人兮逝不相好

去聲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也答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

李氏曰言日與月迭出於東方也乃如之

人兮德音無良

傳曰音聲也良善也○日聲

風言德音莫違皆婦人言其夫待已之意耳故

為聲音言語解見假樂○朱氏曰德音美其辭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德音無良言莊公待已其聲音言語之間皆

無善意也今家國之亂何能有定是可憂也
若往日之事則使我可忘不復追咎之矣詩
之敦厚如此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

李氏曰始則曰照臨下土既而曰下土是冒始則曰

出自東方既而曰東方自出但顛倒其辭以便其韻耳

父兮母兮畜我不

卒

牋曰畜養也卒終也

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朱氏曰稱述也

人窮則呼父母莊姜自傷父母養我不終而
已家國之亂何能有定是我所憂若莊公所
以待我者則不欲稱述之矣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

能正也

曰衛州吁詩桓王時

國史題日月終風二詩止曰衛莊姜傷已不

言爲何時詩也後序以爲作於州吁之時或

者以爲作於莊公之時且後序有毛公所不

及見者固不可盡據然莫往莫來傳云人無

子道以來事已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是

毛公以爲州吁詩矣姑從毛氏

終風且暴傳曰終日風為暴疾也顧我則笑傳曰侮謔之也

浪笑敖謔許約反敖去聲朱氏曰謔戲言也浪放蕩也中心是悼悼傷也

興也莊姜言州吁之暴如終日之風既無休

息而又暴疾也彼之氣習如此視我則以為

笑侮戲謔放浪笑敖不敬我見其如是則亦

自傷悼而已無如之何也

終風且霾音埋○傳曰霾雨土也雨音諭○惠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而下也

然肯來傳曰惠莫往莫來悠悠我思曹氏曰悠悠長也

終日之風又雨塵土其暴甚矣時有順心肯

來見我然不常來也彼不來則我亦不敢往

當不往不來之時我則悠悠然長思之楊氏曰見

侮慢則悼之而已其莫往莫來則又思之可謂極母道矣經解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學者

如此則可觀可羣可怨矣

終風且曠音翳○傳曰曠不日有曠

秋書十有一年及孟寤言不寐蘇氏曰願言則

子聖人有憂之有寤言不寐蘇氏曰願言則

噓音帝○疏曰今俗人噓云人道我此古之遺

噓音越噓音越噓音越

噓音越噓音越噓音越

終日之風且陰曠矣望其開霽不旋日而又
陰曠喻州吁之暴無有休息也莊姜言我為
傷悼汝之故寤覺而不寐願汝嚏也當州吁
莫來之時不復省記於母故願其嚏而知已
念之也

曠曠其陰虺虺其雷虺音毀○朱氏曰虺虺雷將發而未震之聲○詩記

曰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於曠曠之期也寤言不寐

願言則懷言今日猶與懷之感也

州吁之為不善如常陰曠曠然其暴若雷聲

虺虺然將發而未震我為傷悼汝之故寤覺
而不寐願汝思懷我而悔悟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

將去聲而平陳與宋戕曰平國人怨其勇而無禮

也曰衛州吁詩威王時○朱氏曰伐鄭以結陳宋之成也按左傳州吁與宋陳伐鄭圍其東

門五日而還出兵不為久而衛人之怨如此者身犯大逆衆叛親離莫肯為之用耳

衆仲曰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
親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觀擊鼓之詩衆仲

之言信矣

擊鼓其鏜

音湯。傳曰鏜擊鼓聲。

踊躍用兵

曰踊亦作踴。踴也。躍也。躍跳

躍也。踴躍言喜之之意。

土國城漕

音曹。曰漕邑。鄘地也。在河南。

我獨南

行

鼓以進衆為三軍之號令所謂師之耳目在

吾旗鼓今聞擊鼓之聲鏜然乃是州吁踊躍

而喜於用兵也夫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今州吁乃踊躍自喜故國人怨之言衛國之

人或後土功於國或築城於漕邑非不勞苦

然猶處境內也今我獨南行而伐鄭則死亡

未可知雖欲為土國城漕之人不可得也內

興工役外事兵爭衛人安能無怨乎。載馳

傳云漕衛東邑蓋以定之方中序言東徙渡

河野處漕邑知為衛東之邑故疏引鄭志荅

張逸云漕邑在河南也譜疏又以載馳露於

漕邑為鄘風知漕邑在鄘也然則擊鼓土國

城漕泉水思須與漕皆為邶風者詩得於邶

耳

從孫子仲

疏曰仲字也文謚也作詩時未死故不言謚序從後言之故以謚配字也

○詩記曰從孫子仲平陳與宋言所從者乃孫子仲也則輕其帥可知矣

平陳與宋

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音充○疏曰忡忡為憂之意出車云憂心忡忡

王仲宣詩云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今從

孫子仲以平陳宋所從非其人也憂其南行

而不得以歸故憂心忡忡然

爰居爰處

音杵○爰於也

爰喪其馬

喪去聲○錢氏曰自知必死也

不言死惟言

于以求之

於也

于林之下

士卒將行知其必敗與其室家訣別曰汝在

家居處矣我必死於是行而喪其馬矣身死

則馬非我所有唐人詩所謂去時鞍馬別人

騎也汝若求我其於林之下乎言死於林下

也○舊說不知於何居處乎於何喪其馬乎

文意亦通然此詩爰居爰處可通至斯于爰

居爰處說不行矣詩經爰始爰謀爰衆爰有

爰笑爰語之類皆無於何之意惟四月爰其

適歸言何所適歸蓋其者未定之辭也爰止

訓於今以為昔發語之辭爰居爰處言居者

之安爰譽其馬言行者之苦觀下文其意可

見

死生契闊

契音摯。今日漢書間何闊注云久闊不相見則契闊為間闊之義也傳

以契闊為勤苦今不從

與子成說

今如字舊音悅

執子之手與子

偕老

傳曰偕俱也

承上章訣別之辭言居者生行者死一死一

生自此間闊矣我往者初昏之時與子成其

約誓之言執子之手期於偕老不謂今日便

為死生之別怨辭也

于嗟闊兮

于音吁

不我活兮

傳曰活生活也

于嗟洵兮

洵音洵

洵。傳曰洵遠也

不我信兮

信音申

歎從今之間闊不得相依以生活也又歎夫

婦相違遠不得伸其偕老之志也其怨深矣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

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

母心而成其志爾

曰衛州時詩桓王時

母不復嫁則孝子養親之志成矣

凱風自南

疏曰凱樂也。釋天曰南風謂之凱風。李氏曰南風長養萬物情喜

樂故曰

吹彼棘心

棘性堅。馮費風之長養者。四

時纂要云四月棗葉生凱風之時也。魏風云園

有棘棘酸棗也。於果為下。朱氏曰棘難長而

心又其穉弱而未成者也。棘心天天牋曰喻子少長

天大解母氏劬勞傳曰劬勞

見桃天興也棘至夏始生是難長之木故必待凱風

吹之而後生凱風自彼南方長養之方而來

吹彼穉弱之棘心至於天天然少長則風之

為力多矣興母以慈愛之情養我七子之身

至於少長則母氏亦病苦矣母之養子於少

時最勞苦故於天天言劬勞。凱風棘心傳

牋及疏皆不指為何木唯園有棘毛氏以為

棗陸農師以為酸棗又釋木棗注引孟子趙

岐注云槭棘小棗所謂酸棗也朱氏集解云

槭棘小棗非美材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牋曰

棘心喻子之幼小棘薪喻子之成立凱風吹

彼棘心至於成薪可見長養之功而所吹之棘非美材僅堪為薪猶母氏養我七子至於成人可見聖善之德而我七子無令善之人言七子之中苟有一令善之人則母亦不舍之而欲嫁也子之成立由母之德故於棘薪言聖善聖者明達之稱善者賢淑之稱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浚音峻。傳曰浚衛邑。有子七人母

氏勞苦

爰有寒泉在浚邑之下邑人賴之以生養有

子七人反不能養一母使母勞苦而求嫁是寒泉之不若負罪引慝也朱氏曰母欲嫁者本為淫風流行而

七子乃以勞苦為說可謂幾諫矣

覲皖黃鳥覲賢之上濁皖還之上濁。傳曰覲皖好貌。牋曰興顏色說也。錢氏

日光鮮貌。粲曰檀弓華而皖皖明貌也。覲從目從見亦以色言之俗訛以為黃鳥之聲。載

好其音疏曰載則也。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傳曰慰安也。

覲皖然鮮明者黃鳥也猶能好其音以說人而我七子乃不能慰安母心是黃鳥之不若言莫慰母心乃所以深慰之也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疏曰宣公晉桓公太子淫亂不恤國事

疏曰宣公上烝軍旅數起朔數音大夫父役男女

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曰衛宣公詩桓王時

朱氏以此詩婦人所作非國人所為今從之

雄雉于飛朱氏曰雉野雞善鬪泄泄其羽泄音曳○傳曰鼓其翼泄泄然

○今日泄亦作我之懷矣朱氏曰懷思也自詒伊阻傳曰

曳泄泄舒散也伊維也遺音位○疏曰

興也此詩及兔爰雉離于羅皆言從軍之人

故以善鬪之雉興之大夫父役其妻怨曠言

雄雉于飛泄泄然舒張其羽雉初飛則張其

翼喻其夫始往從役之時也雄者飛而雌者

留喻其夫從役而已留在家也我今思之乃

自取今之阻隔悔不從行也曾氏曰大夫行役婦人本無可

從之理此怨思之切耳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下音暇上常之上濁展矣

君子傳曰展誠也實勞我心

上章言奮翼初飛之時此章言但聞其音之

下上則飛去漸遠矣誠然此君子實使我思
之而勞心也○詩人之言不必盡同燕燕言
下上其音謂雙燕相追逐而飛鳴也此言雉
雉下上其音則止是一雉之音或下或上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朱氏曰來也歸也

視日月之往來則君子之從役積時已久矣
使我心悠悠然長思之道路之遠如此不知
何時能歸乎一章言初往之時二章言其去

漸遠三章言日月之久辭之序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去聲不忮不求忮音至○傳曰忮害也

何用不臧

不欲斥國君而呼其夫之同寮告之言我婦
人不知如何為德行也我但知人若不忮害
不貪求則無往而不善譏其用兵非忮則求

國人所患也朱氏曰戰國之時諸侯無義戰報復私怨所謂忮也貪人土地

所謂求也二者之行婦人女子知其不可足以見先王之澤猶在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匏音庖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竝為淫

亂序言宣公舉其始新臺二子乘舟復言宣公

詳其終則谷風式微旄丘簡兮泉水北門北風

諸詩著衛滅之由也

匏有苦葉新臺牆有茨君子偕老鷄之奔奔

匏有苦葉匏者苦匏也短頸大腹者也非瓠

頸大腹曰匏傳云匏謂之瓠誤矣蓋匏苦瓠甘

復有長短之殊非一物也孔子云吾豈匏瓜也

哉馬能繫而不食繫而不食以苦故也國語叔

向云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詩云酌之用匏

郊特牲云器用陶匏蓋取其質古今濟有深涉

註云匏之有柄者曰懸瓠可用為笙

濟音祭○傳曰濟渡也

也由膝以上為涉深則厲厲傳曰以衣涉水為

云至心淺則揭音器○傳曰

日厲揭揭褰衣也

與也苦匏經霜其葉枯落然後乾之腰以渡

水今匏尚有苦葉則其匏未堅不可用也既

無匏可腰而濟渡之處又有深涉則未可以

渡也今日深則吾以衣涉水而為厲淺則吾

褰衣而為揭不問水之淺深惟欲渡也喻宣

公不顧禮義而惟求遂其慾也○牆有茨君

子偕老鷄之奔奔皆刺宣姜知此非宣姜者

宣姜淫亂在宣公既卒之後此言公與夫人
竝為淫亂知非宣姜此時特為公所要耳

有瀾濟盈瀾音救。傳曰瀾水深也。有鷺雉鳴鷺音杏。雉音齊。傳曰鷺雉雉聲。

也濟盈不濡軹音犯。凡之上濁。疏曰軹車軹前也。由軹以上為軹。日舊

音究。非也。音究者車旁從九謂車轍也。法也。言犯者車旁從已車軹前也。少儀云祭左右范祭云范軹前也。雉鳴求其牡

彼軹作范。

涉深無不濡之理今有瀾然濟水之滿而涉

者自謂不濡其車軹興宣公惟求遂其慾而

不自知其汚惡也鳥鳴皆雉求其雌今有鷺

然雉鳴之聲乃雌雉之求其雄與夷姜宣淫

不知羞惡也。傳以為飛曰雌雄走曰牝牡

然詩有雄狐書有牝雞飛走通也小弁雉之

朝雉尚求其雌凡鳥鳴皆雉求雌雌不甚鳴

雝雝鳴鴈傳曰雝雝鴈聲。旭日始旦旭許玉反。傳曰旭

日始出謂大昕之時。昕音欣。晨曰自納采至

請期用昕親迎用昏。疏曰旭然始旦之時旭

者明著之名故為日出昕者明也。日未出已名

為昕生至日出益明故為大昕。釋文曰旦早

也士如歸妻歲曰歸妻使迨冰未泮音判。傳

昏姻以秋夕解見陳東門之揚

未既

三五

此章陳昏姻之正禮以刺淫亂言有雖雖然和聲之鴈於日出旭然而明始旦之時行納采之禮也士之娶妻當及九月霜降之後正月冰未泮散之前士猶以禮而成昏豈可以國君而肆情犯禮乎

招招舟子疏曰王逸云以手曰招人涉印否音

印我也人涉印否印須我友傳曰須待也

一章二章皆以徒涉喻犯禮此章以待舟喻得禮人皆徒涉我獨招舟子而不徒涉既待

舟而後濟又須待我友而同濟喻人必待禮而行又以配耦相從也刺公與夷姜犯禮相求非其匹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詩緝卷之二

詩緝卷之四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

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矣桓王時○朱

氏曰皆述逐婦之辭也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是以其民化之

習習谷風錢氏曰習習連續不斷之貌谷風谷中之風也○補傳曰谷風者由大谷

而起以陰以雨黽勉同心黽音閔○粲曰黽勉猶勉彊也力所不堪

心所不欲而勉彊為之皆不宜有怒采葑采菲

謂之黽勉此詩言勉力耳葑音匪○葑曰葑蔓菁也菘類也蔓音萬○釋草曰須葑從從音總○釋文曰郭璞云

今菘菜也按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
蔓音萬木又作蕪菁音精。疏曰葑也須也蕪
菁也蔓菁也葑從也蕪也芥也七者一物也。春
曹氏曰本草圖經云蔓菁生北土四時俱有春
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北人將菘子種之
北土初一年半為蕪菁。非曰非菘類也菘音
福。陸璣曰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鬻
為茹滑美可作羹爾雅謂之蕪菜今河內人謂
之菘菜鬻音煮蕪音息菘音夙。祭曰釋草云
非芴郭璞云土瓜也釋草又云非蕪菜郭璞云
菲草生下濕地似蕪菁是郭以芴與蕪菜為二
物也陸璣以為一物即非也芴也蕪菜也土瓜
也菘菜也五者一物也其狀似葑而非菘菘當
也郭云根如指正白可啖芴似之芴音勿當音
富無以下體錢氏曰凡菜茹近地之德音莫違
德音解及爾同死見假樂

興也來自大谷之風大風也柔桑詩大風有

盛怒之風也宋玉風賦大風盛怒於土囊之口也又習

習然連續不斷所謂終風也又陰又雨無清

明開霽之意所謂曠曠其陰也皆喻其夫之

暴怒無休息也我黽勉盡力於家事與爾同

心爾不宜以暴怒加我如此也人之處事寧

無小小違誤如葑非常食之菜不可以其近

地黃腐之莖葉遂棄其上而不采猶夫婦之

間亦不當以小過而棄其善當期好音無違

至於借老今爾心有所溺而厭於我則我小
有違誤無往不逢其怒是以惡而棄其善也
○舊說谷風為生長之風以谷為穀固已不
安又以習習為和調喻夫婦和同說此詩猶
可通至小雅谷風二章言維風及頽頽暴風
也非和調也三章言草木萎死非生長也其
說不通矣詩多以風雨喻暴亂北風其涼喻
虐風雨淒淒喻亂風雨漂搖喻危大風有隧
喻貪故風雅二谷風邶下文言以陰以雨喻

暴怒猶終風且噎喻州吁之暴也雅下文言
維風及雨喻恐懼猶後人以震風凌雨喻不
安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音祈

苜傳曰薄辭也。傳曰畿門內也。詩記曰韓
愈謫瘧鬼詩云白石為門畿蓋以畿為門閫也

誰謂荼苦荼音徒。傳曰荼苦菜也。○梁曰陸

頽氏家訓云茶葉似苦苣而細然其甘如薺

則茶雖苦亦可食但非美菜耳其甘如薺齊

上濁。○詩記曰本草云薺味甘人取其葉作菹及羹亦佳宴爾新昏傳曰宴

如兄如弟

上章言本望與其夫偕老此章述其見棄言
 我行道遲遲有不忍去之意者念事與心違
 也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近纔至門畿而
 已無恩之甚誰謂茶菜苦乎比我之見棄其
 情甚苦則茶猶甘如薺菜甚言已之苦也故
 夫安其新娶之妻其恩如兄弟以新棄舊矣
 ○經有三茶一曰苦菜二曰委葉三曰英茶
 此詩誰謂茶苦及唐采苓云采苦采苦縣董
 茶如飴之茶皆苦菜也良耜以薺茶蓼之茶

委葉也解見良耜鄭出其東門有女如茶英
 茶也解見出其東門鴟鴞予所捋茶傳云莢
 茗疏云亂之秀穗亦英茶之類薺音蒿亂

涇以渭濁疏曰漢書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

賦云清渭濁涇開苦見反又音牽○又地理志

隴西首陽縣注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

東至船司空入河船司空京兆縣也○詩記曰

涇濁渭清天下所共知如云海鹹河淡也湜湜

其泚湜音殖○說文曰宴爾新婚不我屑以傳

肩索也○朱氏毋逝我梁毋音無○傳曰逝之

詩序卷四

禁辭有狐傳曰石絕水曰梁故笱云故笱在梁候人云維鵜在梁鴛鴦云鴛鴦在梁白華云有鷺在梁皆鳥獸所在非人所往還之處皆非

橋梁矣蓋為堰以鄣水空中承之以笱

發我笱音苟。笱捕魚竹器。

我躬不閱音悅。閱容也。 遑恤

我後牋曰恤。憂也。

涇濁而渭清今涇反以渭為濁何不視渚汙

之處湜湜然其清見底而誣以為濁可乎喻

新昏不善而反以我為不善由夫為其所惑

也今其夫安於新昏不以我為潔而與之我

雖見棄猶念其家之物謂新昏毋往我魚梁

毋發我魚笱既而自歎曰我身且不見容何

暇憂後事乎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方解見漢廣 就其淺矣泳之游

之泳解見漢廣。朱氏曰浮水曰游。 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

有喪匍匐救之匍音蒲匐白服二音說文。匍手行也匐伏地也。

棄婦陳其往時治家勤勞之事言已隨事難

易皆盡心力而為之如水深則或乘方泝或

乘舟船水淺則或潛行而泳或浮水而游其

於家事不計其有與亡惟彊勉求為之耳不

特治其家如是又周睦其鄰里鄉黨凡民有
凶禍之事則匍匐以救之我於汝家可謂盡
力矣

不我能畜

許六反。傳曰畜養也。

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

賈用不售

賈音古售音授。韻釋曰售賣物出手也。

昔育恐育鞠

音菊

也。○錢氏曰育養子也。○傳曰鞠窮也。

及爾顛覆

音福。○賤曰顛覆盡力於眾事既

生既育比予于毒

我於汝家勤勞如此汝既不能畜養我而反
以我為仇讎其心既阻絕我之善故雖勤勞

如是而不見取如賣物之不售昔者生育男

女惟恐生育而貧窮慮食指之眾也故與爾

顛覆盡力以營家業今既生育矣乃反比我

於毒螫

音釋毒也

惡而棄之此婦人有子而被

棄也

我有旨蓄

傳曰旨美也。○賤曰蓄聚也。○疏曰冬月蓄采也。

亦以御冬

御如字徐音禦。○傳曰御禦也。

宴爾新婚以我御窮有洗有瀆

洗音光瀆音績。○傳曰洗洗武也瀆瀆怒也。○項氏曰說文洗水涌也其勇如水涌水之瀆者

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瀆考見召旻。○既詒我肄。○音異。○賤盛者為瀆。○瀆考見召旻。○既詒我肄。○音異。○賤

○程子曰不念昔者伊余來暨音餽韻又音暨傳曰暨息也

我有旨美之蓄菜以禦冬月乏無時也至春

蔬新美則不食矣今子安爾之新昏亦但以

我禦窮苦之時至於富厚則棄我矣泯泯然

武潰潰然怒既遺我以暴而習以為常矣曾

不念我昔者之來息時也怨其忘前日之共

艱苦也○舊說追言始時接禮之厚尋繹上

下文意不然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牋曰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衛處之以二邑

因安之○董氏曰晉伯宗數赤狄罪曰奪黎氏地則狄侵黎其亦舊矣○陳氏曰黎在上黨壺

關縣蓋衛附庸也故此二詩黎臣所作而得為衛也其臣勸以歸也曰衛

詩威王時○補傳曰以詩作於衛地故編之衛風

時狄已退黎侯可以歸而不歸猶望衛之助

已也其臣知衛宣之不足賴故勸以歸

式微式微牋曰氏發聲也胡不歸微君之故胡氏曰微

猶事也○李氏曰以胡為乎中露曰中露猶

微視之如無有也其辭也傳以中露泥中皆為衛邑今不從○王

人之失國者
曰越在草莽

黎侯為狄所逐寓于衛而又不見禮微之又
微者也故言微乎微乎君何不歸乎彼以微
視吾君之事如無有矣失國大故也衛人以
微視之不以吾君之事為事也無望其救患
矣君何為處此露中乎言徒取霑濡之辱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王氏曰言
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
李氏曰卑賤曰辱在泥塗
衛人不唯輕視吾君之事且輕視吾君之身

矣何為處此泥中乎言徒取陷溺之辱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

旄音毛

責衛伯也

曰牧下

狄人迫逐黎侯黎

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

○率哀之去

爵每稱侯今云伯者時為州伯也州之制使伯
佐牧春秋傳云五侯九伯侯為牧也○疏曰王
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
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
有伯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曰牧周謂之牧
而云方伯者以一州之中為長故云方伯若牧
下二伯不得云方伯也王制雖殷法周諸侯之
數與殷同亦十國為連此宣公為二伯非方伯
又非連率而責之者以連率屬方伯若諸侯有
被侵伐者使其連屬救之宣公為州伯佐方伯

不使連屬救之也知宣公非州牧而為救下二
伯者以周之州長曰牧若是當言責衛救也

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曰衛宣公詩威王時

衛世家康叔之後皆稱伯至頃侯稱侯太史

公以為頃侯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索隱

非之云康誥稱命爾侯于東土又云孟侯則

康叔初封已為侯也至子康伯即稱伯者謂

為救下二伯非至子即降爵為伯也

旄丘之葛兮傳曰前高後下曰旄丘何誕之節兮傳曰誕闊也

叔兮伯兮補傳曰叔伯尊稱也何多日也

與之不兼比者也黎臣子之初至衛見旄丘

之上有葛初生其節甚密及其後也葛長而

節闊故歎云何其節之闊也感寄寓之久也

尊稱衛臣而問之曰叔兮伯兮何其多日而

不見救也君臣一體不斥其君而責其臣婉

辭也

何其處也處音并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朱氏曰或有他故

言何其安處而不來乎必將糾合諸侯而相

與同救我也何其時之久乎意其或有他故而未暇也苟無他故何為不見救乎宛轉委曲以盡人之情也

狐裘蒙戎

傳曰大夫狐蒼裘○朱氏曰言客久而裘敝矣○

左傳蒙戎作毛茸

今伯兮靡所與同

始望其有相與同救者既久而不來則姑以為有故而未暇及其終不見救也乃以情責之言我黎之臣子旅寓日久狐裘敝壞蒙戎

然雜亂其藍縷之狀可見矣所寓在衛之西非不乘車而東以告于衛而衛之諸臣無與我同其憂者衛人不恤黎患謂利害不切於已耳不知夷狄無厭唇亡齒寒黎實衛之附庸利害同之衛人不思同患之義是以有熒澤之敗○黎在衛西為狄所逐入衛境而寓不在西耳故往衛則東舊說越衛國而寓于東非也

瑣兮尾兮

王氏曰瑣細也尾末也

流離之子

曰流移他處離去本國

也。叔兮伯兮，裒如充耳。裒音又。傳曰：裒，盛服也。曹氏漢策曰：今子大夫裒然為舉首，顏師古註云：裒然，盛服貌。戔曰：充塞也。

言瑣細兮尾末兮，此黎之君臣乃流離遷徙之人也，亦可憐矣。而衛之諸臣曾不念之，凡盛服則有瑣名為充耳，非真塞其耳也。此責其不能聽已之訴，遂譏其裒然盛服如真以瑣塞其耳而無聞也。至是然後盡其辭焉。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戔曰：伶官，樂官。

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號樂官為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宣公詩。威王時。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戔曰：簡，擇也。方，將也。萬舞，記曰：萬舞，二舞之

總名也。干舞者武舞之別名也。籥舞者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鄭康成據公羊傳以

萬舞為干舞。蓋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舞之

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公羊乃以萬舞為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為武舞

則此詩何為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即左氏載考仲子之宮將萬馬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

舞也。然則萬舞為日之方中，疏曰：祭祀曰明，行

也。教舞在前上處，碩人俣俣也。俣俣，容貌大也。公

庭萬舞

衛君簡擇其人方且以為萬舞而習之當日
之方中在舞位之前列者有碩大之人侯侯
然容貌之大在公庭而為萬舞也此人氣體
充偉所養可知又在日中至明之時前列易
察之地而衛君終不知其賢況在側微者乎

是可刺也

曹氏曰賢者在稠人之中如珠之在沙玉之在石豈難識哉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音祖。朱氏曰轡今之韁也。如組解見鄭大叔于

田左手執籥

音藥。傳曰籥六孔。釋文曰以竹為之長三尺執之以舞。疏曰

郭璞云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鄭於笙師及少儀明堂位註皆云三孔實之初筵云籥舞笙鼓公羊傳云

籥者何籥舞是也

右手秉翟

音狄。疏曰翟羽也。翟謂雉羽也。疏曰翟

如渥赭

音握者。傳曰赫赤貌渥厚漬也。疏曰赫赤貌渥厚漬也。疏曰赫赤貌渥厚漬也。疏曰赫赤貌渥厚漬也。

公言錫爵

音運。祭有異。燁音昏。疏曰皆祭

統文彼又云燁音運。祭有異。燁音昏。疏曰皆祭者註云燁周禮作鞞蓋磔皮革之官周禮鞞人為鼓鮑人為甲禮記是諸侯兼官故鞞為甲吏也鮑音朴

此章述賢者才藝之美有力如虎言其才武

也執轡如組文之齊比言其藝能也賢者才

藝如此今乃左手執管籥右手秉翟羽而舞

文舞也此碩人容色赫然而赤如厚傅丹君
徒賜其一爵而已以待賤者之道待賢也

山有榛

音臻。陸璣曰榛栗屬也字或作藜。陸氏曰實如小栗。隰

有苓

音零。孫炎曰今甘草也。山陰陸氏曰藟大苦

國老

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周也左傳宣

公晉

以隱四年即位周已東遷故思西周。歲

日美人

賢者。詩記曰江左諸人喜言中朝名

臣亦此

意也。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興也

傳不言興。今從朱氏。西方美人指西周之人物也

彼美人兮

指衛之碩人也詩人將美衛之賢

者先述西周人物以擬之謂山則有榛隰則

有苓山澤之生草木猶盛朝之出人物也今

我所思者誰乎唯思西周之美人也人物盛

衰與世道相為升降唯西周全盛之時乃有

厖碩之材東遷以降則人物眇然矣下句乃

美衛之賢者言彼衛國之美人真西周之人

而非今世之人也西周之時乃有此人物不

謂於衛之偏方下國而見之也序所謂可以

承事王者也極言賢者人品之高見衛之不

用可刺矣

簡兮三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

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見音現。曰衛宣公詩桓王時。戕曰國

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揚氏曰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

義也

泉水竹竿俱衛女思歸而分屬邶衛者皆采

詩者隨所得之地而繫之也

瑟彼泉水音秘。傳曰瑟然流也。呂氏亦

流于淇呂氏曰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

境地相連接故邶云亦流于淇鄘云送我乎淇

之上矣衛云瞻彼淇與三國皆言淇也。前西漢地理志河內共國北山淇水所出東至

黎陽入河林慮即河內隆慮縣改曰林慮也衛

氓云送子涉淇竹竿云淇水在右有狐云

在彼淇梁衛風言淇不止淇與共音恭

于衛靡日不思戕曰靡也變彼諸姬變音鬱。傳

氏曰謂娣姪也。朱聊與之謀戕曰聊且

興也衛女思歸于衛言彼瑟然而流之泉水亦流入於衛國之淇已獨不得歸于衛是泉水之不如也我之懷念於衛無日而不思矣

有變然美好同姓之娣姪聊與之謀其可歸
否以其從已同來故與謀之

出宿于沛地理志東郡臨邑有沛廟師古云沛

即濟水字。王氏曰沛蓋父母之國飲餞于

沛泥之上。傳曰祖而舍較飲酒於其側女子

有行曹氏曰行出適也。賢雄今終不重行遠

父母兄弟遠去問我諸姑傳曰父之遂及伯姊

日姊稱伯姊猶兄稱伯兄也

沛衛之郊也衛女思歸追念其始來嫁之

時出宿于衛地之沛飲餞于衛地之邠既以

出適於人則與父母兄弟相遠不復得至鄉

國之地矣今父母終唯姑姊尚存問其安否

感親之沒而念骨肉之存者也。今考衛成

公後遷東郡濮陽沛屬東郡則亦衛地也邠

無所見與沛竝言亦衛邑可知戕以沛邠皆

為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今不從不若王氏

朱氏為長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傳曰干言所適國郊也。朱氏曰適衛所經之地。

載脂載牽

音轄。疏曰：載則也。釋文曰：牽車

設牽也。離騷舉于軾而並馳。朱氏集註云：軾，軾頭鐵也。韻略十五轄，亦作轄。見軾即牽也。車不

內之金也。一云轄也。按廣韻：轄，牽同。釋云：車軸

頭鐵也。韻略十五轄，亦作轄。見軾即牽也。車不

使滑澤也。還車言邁，返也。傳曰：邁，復也。邁，臻

軾音犬。還車言邁，返也。傳曰：邁，復也。邁，臻

干衛，端市專反。傳曰：不瑕有害，猶過也。

干言所嫁國之郊也。上章言自衛來嫁之時

宿餞于衛地之汴，彌此章言復欲歸衛則亦

宿餞于所嫁國之干言為我塗脂為我設牽

回轅而行則疾至於衛矣未為瑕過而有害

也何為不可歸乎此女子纏絲之情也。汴

彌干言非一時宿餞之地汴彌之下以女子

有行言之則為嫁時曾宿餞之地也干言之

下以邁臻于衛言之則為思歸而欲宿餞之

地也言向由汴彌宿餞而來嫁今豈不可由

干言宿餞而歸寧乎東郡有發干縣曹氏疑

即此干衛後遷東郡則亦衛地然與下文還

車意不聯屬不若毛氏朱氏為長。讀詩者

但以載脂載牽為以脂膏塗其牽兩載字不

分明載脂謂未設牽於車之時先以脂膏塗其牽其用在脂故曰載脂也載牽謂塗牽既畢乃設牽於車其用在牽故曰載牽也載脂一事載牽又一事毛氏云脂牽其車以二事言也

我思肥泉

傳曰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補傳曰肥泉同出而異歸猶我雖出於衛

而不茲之永歎思須與漕

音曹。傳曰須曹衛邑也。曹氏曰漢地

禮志東郡有須昌縣故須句國也句音劬我心

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傳曰寫除也。曲曰寫謂傾而除之也

禮云器之既者不寫

肥泉自衛而來所渡之水也故思此而長歎

須與漕自衛而來所經之邑也故又悠悠然

長思之安得乘車出遊於其地而可以寫除

其憂乎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曰衛宣公詩威王時

不得志不得行其所志也王事適我政事一

卑益我蓋皆賢勞猥賤之事非諫行言聽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日殷殷憂之衆也終窶且貧窶渠

濁。釋言曰窶貧也。李氏曰窶貧兼言之以見其貧之甚也莫知我艱已焉

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此忠臣行役出自北門言我心之憂殷殷然

衆多我仕不得志貧而又貧誰知我遠役之

艱苦者蓋從事獨賢之歎也然歸之於命故

自決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無所歸

怨也但言其貧窶則不見知於君可知矣非

計利祿也

王事適我賤曰國有王命役使政事一卑益我

卑音皮。錢氏曰專也。傳曰卑厚也。猶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

我謫音責。傳曰謫責也。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王命役使之事既適於我矣衛國之政事又

專卑厚增益於我矣我行役自外而歸而室

家之人交徧責我見其勞苦而不免於貧家

人婦子之情不能無怨也然忠臣歸之於命

而已夫勞而不辭貧而不怨室人交責之而

不易其守非忠臣乎哉

補傳曰役使不均上不見知室人交責下

亦不見知是莫知我艱也

王事敦我

傳曰敦厚也。釋文曰韓詩云迫也。

政事一埤遺我

遺音

位。傳曰韓詩云迫也。

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

傳曰摧已沮也。

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刺虐也衛國

竝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

攜持而去焉

曰衛宣公王時

程子以此詩為

君子見幾而作非謂百姓相

攜而去也

北風其涼

傳曰寒涼也

雨雪其雱

雨音諭雱音滂。曰自上而下曰

雨。傳曰雱盛貌。

惠而好

我好去聲。○

攜手同行

其虛其邪

余徐二曰虛寬貌邪緩也。

既亟且

亟音棘只音止

且音沮之平。傳曰亟急也。程子曰只且辭也。

興也衛之虐政如北風之寒涼而又雨下其

雪雱然而盛其虐甚矣我將與所親厚之人

以恩惠相好者攜手同行去而避之也是尚

可少寬乎尚可少緩乎既急也哉不可不速

去也其虛其徐則猶有眷戀故國之意既亟
只且則暴虐已甚不復可以少留矣至此而
後決為去計是欲留者其本心決去者不得
已也李氏曰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
母國之道也今必有大不忍於此而奪
其情也

北風其喈音皆○傳曰喈疾貌雨雪其霏音非○傳曰霏甚貌惠而

好我攜手同歸傳曰歸德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匪山莫浚匪泉惠而好

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莫赤莫黑言無有赤黑於此者謂最赤最黑
也最赤者非狐乎最黑者非烏乎狐也烏也
皆貪殘不祥之物見其色而可知矣猶衛之
無道不難辯也宜速去之詩記曰同車不必
指貴者特協韻耳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疏曰衛君宣公也夫人無德有

苦禁戕曰夫人夷姜也
○曰宣公詩威王時

當時皆為淫泆之行故曰刺時其本則上所
化也

靜女其姝

音樞。曹氏曰游女間闈負販之女不暇隱屏者也故時出於江漢之上

靜女則仕族之女常處深閨幽靜之中不可得而見者。傳曰姝美也。

俟我於城

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蹰

音馳。厨。日踟蹰行不進也。躊躇猶豫也。踟蹰亦躊躇之意。

踟蹰亦躊躇之意。

首章男女相期而未遂也靜女仕族處深閨

幽靜之中宜能正潔自守者今淫風流行有

靜女其色姝美約我於城隅隱僻之地既而

失約不至故愛之而不得見搔其首而意踟

蹰然欲去不去也。或謂雖正靜之女亦俟

我於城隅既

淫奔不得為正靜矣

靜女其變

音變。日齷好貌。貽我彤管彤音同。牋曰

日古者鍼有管樂亦有管不知彤管何物也。李氏

解頤新語曰舊說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

之法古以刀為筆未有用毫毛者安得有管故

書謂之畫蓋以刀筆刻畫於簡至秦蒙氏始以

毫毛製筆故漢以來始有竹簡寫之之說左氏

所稱取彤管馬亦止取贈物之意非有取於女

史也。曹氏曰彤漆。彤管有煒。音偉。傳說懌

女美

此女贈男之物也靜女變然而美遺我赤色

之管以結殷勤其管煒然而赤男子謂我非

悅此彤管之美乃悅此女色之美也

自牧歸荑音題。張子曰牧地也。不耕種之。則多草木根芽。曰歸孔子

豚之歸猶贈也。傳洵美且異洵音荀。賤匪

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此男贈女之物報彤管之贈也來自牧地而

贈此女以荑此荑信芳美而且異於常荑矣

然未足以比女色之美姑以是為美人之贈

耳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戕曰伋。宣作新臺

于河上而要之要音腰。曰要勒也。遮也。猶

氏曰宣公上蒸夷姜生伋為娶於齊宣公聞其

國人惡之惡鳥路反而作是詩也曰衛宣公

二南變而為邶猶秦變為否也至新臺二子

乘舟三綱五常之道盡矣

新臺有泚音此。徐七禮反。○河水瀰瀰音救。○

瀰盛貌燕婉之求傳曰燕安遠條不鮮遠條音渠

○傳曰遠條不能俯者戚施不能仰者○釋訓

曰遠條口柔也戚施面柔也○疏曰遠條戚施

本疾之名故晉語曰籛條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是也但人口柔者必仰面觀人之顏色而為辭似不能俯之人因名口柔者為籛條而柔者必低眉下人媚以容色似不能仰之人故名面柔者為戚施○曹氏曰說文以籛條為籛竹席竹席之為用常仰而不能俯也○賤曰鮮也善

此詩齊人所作也宣公作新臺泚然鮮明在河水瀾瀾然盛之處齊女來嫁至此為公所要故齊人之送女者言我齊女之來本求燕安婉順之人謂伋也乃得此籛條不能俯其疾不善之人謂宣公也以惡疾之人稱之深

惡之辭也○燕婉之求自齊人言之故以籛條戚施醜詆衛君而無嫌非衛人之辭也

新臺有洒

催之上○錢氏曰洒鮮潔貌

河水浼浼

音每○錢氏曰浼浼

水濁流貌

燕婉之求籛條不殄

傳曰殄絕也○蘇氏曰病而不死者也

惡之欲其死齊人恚怒之辭也若衛人則非所宜言矣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

日易離麗也註云麗猶著也蓋一陰附著于二陽

中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設魚網者宜得魚鴻反麗焉言所得非所求

也猶我齊女以禮來求世子而得宣公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

為去聲。牋曰宣公為伋取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宣公詩威王時

衛自宣公殺伋壽以朔為世子代立是為惠公左右公子怒朔之讒殺太子伋乃作亂立

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復納惠公黔牟奔周惠公怨周之容黔牟與燕伐周立子頹為王惠王奔溫及惠公卒子懿公立百姓大臣猶以殺伋之故皆不服狄乘其釁殺懿公而滅衛嗚呼衛之亂極矣父子兄弟君臣之間相戕相賊不惟流毒子孫啓侮啓狄以之殺身亡國其餘殃所漸且稔王室之禍蓋綱常道盡天地幾於傾陷矣推原亂根始於夫婦之不正衽席之禍一至此邪以是知詩首關

睢聖人之意深遠矣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如字或音影願言思子牋曰願念也

中心養養傳曰養養憂不知所定

自衛適齊必涉河言伋壽二子乘舟涉河以

適齊其影汎汎然何所歸乎為其將見殺顧

其影而憐之也我念而思之中心養養然憂

不知所定也伋壽之事其國人實深傷之詩

人不言其他而慘然哀痛悲思之意具見矣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傳曰逝往也願言思子不瑕有

害

言二子汎汎然從此逝矣痛其往而不返也

詩人深求其心之無他而恕之故曰不為瑕

過而有害也曾子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以二

子為不瑕有害恕之之辭也王氏曰二子死非其所不得為

無瑕陷父於不義不得為無害雖然其心豈有他哉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詩緝卷之四

詩緝卷之五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鄘音容國風

說邶已見

柏舟共姜自誓也

共音恭。釋文曰：共姜，共伯之妻也。婦人從夫謚姜，姓也。

衛世子共伯蚤死

蚤音早。賡曰：共伯，僖侯之世子。疏曰：共伯名餘，共謚之。

伯字以未成君故不稱爵

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

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曰：衛武公詩宣王時。詩記曰：史記載僖侯已

葬其伯弟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僖侯，美自殺。按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

九十有五猶箴傲于國計其初即位其齒蓋已
四十餘矣使果弒共伯而篡位共伯見弒之時
其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是共伯
未嘗有見弒之惡也羨音延又以戰反墓道也
和即武公○李氏曰武公衛人謂睿聖武公奪
嫡之事未可以誣之○呂氏曰序言父母詩獨
云母蓋止是母意序
并言之文勢當爾

衛風靡矣女子之卓然自守者不多得也故
聖人錄之禮義之在人心雖大亂而不泯其
王澤之猶存也歟

汎汎柏舟粲曰汎浮也在彼中河曹氏曰中河河中○
河為境而衛居河之西父母欲奪共姜而歸齊
則當乘舟渡河而去○粲曰紂都河北鄘在紂

都之南則近河矣故此鄘
風言中河以土風所見也
髮彼兩髦髮談之上
○朱氏曰髮髮垂貌○傳曰髦者髮至眉子事
父母之飾○疏曰髦者用髮為之其制未聞○
項氏曰髦者以髮作偽髻垂兩眉之上如今小
兒用一帶連雙髻橫繫額上是也○今日內則
注云髦象幼時髻小兒剪髮也兒生三月剪髮
為髻男角女羈夾凶曰角兩髻也午達曰羈三
髻也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為飾存之謂之髦
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內則云子事父母總拂
髦是也父母既沒則去之玉藻云親沒不髦是
也親死猶幸其生未忍脫之故士待既殯諸侯
待小殮而後脫之也此設髦之制耳非詩意也
鬢音朶凶音信○補傳曰守義既堅必毀其容
飾不事膏沐去髮
至眉為幼時之狀
儀之死矢靡它音他○傳曰之至母也天只音止

○朱氏曰不諒人只傳曰諒
母恩如天信也

興也共姜言柏舟之在河中猶我婦人之在
夫家舟必不可以去水猶我必不可以他適
也守志不嫁不事膏沐鬢然垂其兩髦如幼
時之狀者實是我嫠居之容儀我至死誓無
它心也父母者子之天夫者婦之天今父與
夫俱不存唯母是我所天也何不信我而欲
奪我志也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鬢彼兩髦實維我特錢氏曰特

獨也實我寡獨之死矢靡慝傳曰慝邪也○王
之人所當然母也天且不諒人只氏曰以再嫁為慝
則其絕
之甚矣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音慈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疏曰

頑昭伯也○牋曰君母惠公之母○曰惠公朔
即愬伋者惠公之母宣姜即宣公所納伋妻宣
公卒惠公幼齊人使其庶兄昭伯烝於宣姜生
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威夫人許穆夫人
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曰衛惠公
詩威王時

朔幼而嗣國四年奔齊十二年而復入立三
十有一年閔四王矣威莊其五詩專為桓何

牆茨鴉奔皆刺頑時朔尚幼也借老桑中介其間從可知也芄蘭又目之童子知皆初年也

牆有茨釋草曰茨蒺藜。郭璞曰布不可埽也。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

埽音中葦之言葦溝之去。詩記曰前漢梁王共傳聽聞中葦之言注應劭云

中葦材構在堂之中也顏師古云謂舍之交積材木也當從應顏說蓋閭內隱與之處。今日

言話也謂此不可道也錢氏曰所可道也言之

醜也

興也牆有蒺藜惡草欲埽去之則傷牆故不

可埽閨門之話欲道之則傷君故不可道非不可道但言之可醜也中葦之言但謂閨門之事不必以為頑與夫人淫昏之話

牆有茨不可襄也傳曰襄除也中葦之言不可詳也

錢氏曰詳盡言之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欲盡言則其說甚長蓋不欲言之也今人欲言之事則曰其說甚長

牆有茨不可束也傳曰束而去之中葦之言不可讀也

朱氏曰讀誦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言之則自辱不欲汚口舌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

賤曰夫人惠公之母。疏曰以上篇言母知此

亦為宣姜

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

賤曰人君小君也

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曰衛惠公詩威

王時。曹氏曰毛傳謂能與君子偕老乃能居尊位服盛服序文顛倒非毛意也

此詩惟述夫人服飾之盛容貌之尊不及淫

亂之事但中間有子之不淑一言而譏刺之

意盡見碩人惟述莊姜之美不言莊公不見

荅但中間有大夫夙退二語猗嗟惟述魯莊

之美不言不能防閑其母但中間有展我甥

今一語二詩體同皆中間冷下一二語而首

尾不露其意也

君子偕老

朱氏曰君子其夫也。傳曰偕俱也

副笄六珈

副音覆載之覆

敷救切笄音雞珈音加。副曰副者后夫人祭服之首飾如漢之步搖也。傳曰副者編髮為

之。疏曰天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像若今

之步搖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為之其遺像若今假紒矣服之以告桑也次次第髮長

短為之所謂髮髻服之以見王是也言編若今假紒者編列他髮為之假作紒形加於首上

者亦鬻他髮與已髮相合為紒是編次所以異也追音堆編音匾又如字紒音計髮音避鬣音第亦作鬻又解見召采蔡○笄曰笄衡笄也以玉為之唯副有衡笄出于副之兩旁繫統以縣填也○疏曰唯祭服有衡笄編次則無衡笄○今曰內則言女子之笄者簪也所以卷髮者唯副之笄謂之衡笄○曰六瑕六瑕者以玉加於笄為飾有六也○傳曰瑕笄飾之最盛者○賤曰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疏曰必飾之有六但所施不可知據此言六珈則侯伯夫人為六王后則多少無文也此副與珈飾唯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下委委佗佗委音威佗音駝○朱氏曰如則無委委佗佗委音威佗音駝○朱氏曰如山如河象服是宜賤曰象服謂揄翟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所謂予欲觀古人之象揄音遙字又作揄○祭曰翟皆刻繒古以象鳥羽故謂之象翟解見下文其之翟也子

之不淑云如之何

言夫人之義與其夫偕老從一而終故能居

夫人之位稱其服飾之盛其首飾有副既服

副而著衡笄其笄之上以玉加之為飾其數

有六故言六珈笄者婦人之常飾唯后夫人

之副其笄謂之衡笄而有六珈之飾也委委

佗佗雍容自得德稱其服而無愧怍也又其

止如山則容貌之安重其動如河則氣象之

廣大服其象服翟衣而宜也今爾宣姜之為

不善失借老之道則於此服飾之盛為如何
乎宜乎不宜乎問之使自愧也。傳以笄即
衡笄一物也。追師云追衡笄鄭注云王后之
衡笄皆以玉為之是鄭以衡與笄為二物也
其下文云唯祭服有衡釋衡為一物又云笄
卷髮者釋笄為一物故鄭於此牋言笄而不
言衡笄也。疏混毛鄭為一說又引追師注云
唯祭服有衡笄彼文無笄字疏蓋誤也。今從

毛義

玼兮玼兮

玼音此。王肅曰

其之翟也

翟音狄

傳以翟雉

名也。今名衣曰翟故謂以羽飾衣鄭

注周禮

翟皆刻繒為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

為飾不用

真羽羽施於旌旒蓋則可施於衣裳

則否蓋附

人身動則卷舒非可以羽飾也鄭義

為長。粲曰

天宮內司服王后六服鄭注云伊

雉而南素質

五色皆備成章曰翟江准而南奇

質五色皆

備成章曰揄翟衣畫翟揄翟畫揄

翟刻而不畫

此三翟之別也侯伯夫人揄翟子

男夫人闕

翟揄翟之上。有禕衣祭統云夫人副

禕謂公之

夫人衛侯壽夫人當服揄翟禕音暉

鬢髮如雲

髮音軫。傳曰鬢黑髮也。說文曰

有仍氏生女

鬢黑而甚美光可以鑑注

云美髮為

鬢。錢氏曰如雲稠密也

也。鬢音弟。傳曰肩潔也。鬢髮也。疏曰鬢益

也。髮也。哀十七年左傳衛莊公見已氏之妻髮

也

髮也。哀十七年左傳衛莊公見已氏之妻髮

也

髮也。哀十七年左傳衛莊公見已氏之妻髮

也

髮也。哀十七年左傳衛莊公見已氏之妻髮

也

髮也。哀十七年左傳衛莊公見已氏之妻髮

也

髮也。哀十七年左傳衛莊公見已氏之妻髮

也

髮也。哀十七年左傳衛莊公見已氏之妻髮

也

髮也。哀十七年左傳衛莊公見已氏之妻髮

也

髮也。哀十七年左傳衛莊公見已氏之妻髮

也

髮也。哀十七年左傳衛莊公見已氏之妻髮

也

髮也。哀十七年左傳衛莊公見已氏之妻髮

也

髮也。哀十七年左傳衛莊公見已氏之妻髮

也

髮也。哀十七年左傳衛莊公見已氏之妻髮

也

髮也。哀十七年左傳衛莊公見已氏之妻髮

也

髮也。哀十七年左傳衛莊公見已氏之妻髮

也

髮也。哀十七年左傳衛莊公見已氏之妻髮

也

髮也。哀十七年左傳衛莊公見已氏之妻髮

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髡玉之瑱也真天

反也傳曰象之掃也殿最之殿者非彼丁殿

瑱塞耳也傳云掃所以掃音熾韻又音替因以音替為

之鑷子矣非也搔首之音搔因音搔揚且之音揚也且如

音沮之平音錫也如音且多之且左傳築者謳曰澤門

之皙傳曰皙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上章子之不淑既指宣姜此章言其者承上

文指宣姜也玼然鮮明者是宣姜之翟衣也

重言玼兮者甚言其鮮明也婦人髮少則聚

他人髮為髮髥以益之今宣姜黑髮如雲之

稠密不以髮髥為潔美言不假他髮也以玉

為塞耳之瑱以象骨為搔首之掃其眉目揚

起而其色又且白皙胡然而尊仰之如天乎

胡然而尊仰之如帝乎言其服飾之盛容貌

之美望之猶天人然是何為如此也設為問

辭令宣姜自省思之豈可以如是尊嚴之服

飾容貌而為不淑之行乎○朱氏清揚婉兮

解云清目之美揚眉之美錢氏美目揚兮解

解云清目之美揚眉之美錢氏美目揚兮解

云揚目峻也蓋眉目皆以揚起為美清揚竝
言則當為目清眉揚也指目言揚則但為目
揚也若此章單言揚則兼眉目也

嗟兮嗟兮嗟七我反。說文其之展也。展音戰。日嗟玉色鮮白也。

展衣之展本音陟戰反周禮內司服張彥反在去聲三十三線韻內禮記作禮。日展六服之展衣也。傳曰展以丹穀為衣。疏釋傳曰此傳言展用丹穀餘五服傳無其說丹穀亦不知所出而孫毓推之以為禕衣赤榆翟青闕翟黑鞠衣黃展衣赤祿衣黑鞠音菊祿音彖。牋曰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衣也。疏釋牋曰牋不同傳言宜者無明文鄭司農注天官內司服。蒙彼縹緜縹緜之去聲縹音緜去縹音

答。傳曰蒙覆也。疏曰葛之精者曰縹緜其精尤細靡者縹也言細而縹緜也。是繼祥

也繼祥音薛煩。疏曰繼去也祥祥延熱氣也。子之清揚傳曰清視

揚且之顏也傳曰顏角豐滿也。展如之人兮展如字。今曰展情

之展知輦反在上聲二十邦之媛也。媛音院。八彌韻內。傳曰展忱也。

媛為

重言嗟然甚鮮白者是其展衣也服此展衣

而裏用縹緜展衣蒙覆於縹緜之上是當暑

繼去祥延熱氣之服也展衣之裏不常以縹

緜夏則裏之以縹緜故曰是繼祥也宣姜服

展衣之禮服而又目視清明眉上揚起眉上
既揚起而又額角豐滿如此人乃邦之美女
歎惜不滿之意見於言外矣

君子偕老二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二

章八句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

族在位相竊妻妾李氏曰以姜弋庸皆著姓也

惟其公族既化則下化之矣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曰衛惠公詩恒王時樂記曰鄭衛之音比於

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
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比音備○前漢地理
志曰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幽聚會聲
色生焉○張子曰鄭衛地濱大河沙地土薄故
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質柔弱其地肥饒
不費耕耨故其人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其聲
音亦然故聞其樂使人如此懈慢也○詩記曰
桑中溱洧諸篇幾於勸矣夫子取之何也曰詩
之體不同有直刺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諷
之者君子偕老之類是也有鋪陳其事不加
辭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或曰後世狹邪之樂
府冒之以此詩之序豈不可乎曰仲尼謂詩三
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人以無邪之思作
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閱惜
懲創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矣

詩記謂詩皆雅樂此桑中非桑間濮上之音

今考濮水之上地有桑間亡國之音出於此

桑中即其類也詩之正經為雅樂變詩以垂
戒耳非祭祀朝聘所用也然或以桑中為淫
奔者所自作則非所謂止乎禮義矣當從國
史所題以為刺也

爰采唐矣

曰唐蒙也女蘿也菟絲也解見類弁

沫之鄉矣

沫音妹傳曰

沫衛邑○疏曰酒誥注云

沫邦紂所都朝歌即沫也

云誰之思美孟姜矣

○錢氏曰蓋沫大姓非必實言其人也

○蘇氏曰姜弋庸皆著姓也

期我

乎桑中

朱氏曰桑中上宮又沫鄉之中小地名也

要我乎上宮

要音腰○

釋文曰

送我乎淇之上矣

釋文曰淇衛水也○解見此泉水

此作者刺淫者謂汝言采唐蒙而往沫邑之
鄉矣然汝非為采唐而往也汝所思者誰乎
思彼美好姜姓之長女也汝特託言采唐以
往耳汝思孟姜而往會之或相期於桑中之
地或相約於上宮之地或相送於淇水之上
所會之地人皆知之見為不善於隱僻者終
不可掩也我指淫者非詩人自我也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

傳曰弋姓

也○朱氏曰春秋定似公穀作定弋○錢氏曰弋姓即似也

期我乎桑中要

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曰葑蔓菁也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

孟庸矣傳曰庸姓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

乎淇之上矣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之奔奔純鶉音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

鶉之不若也曰衛惠公詩威王時。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

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借老是也切言之者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則人道

盡天理滅矣國從而亡故次之以定之方中美文公而衛復興焉

鶉之奔奔釋文曰鶉鶉鶉也鶉鳥南反。山陰

聖人鶉居而穀食俗言此鳥性淳不越橫草奔

奔鬪也鶉不能亂其匹。穀音寇鳥子也。補傳

曰鶉所以奔奔然喜鬪。鶉之疆疆音姜。山陰

者惡亂其匹而鬪也。鶉傳枝受卵故曰乾鶉。莊

剛也鶉能不淫其匹。鶉傳枝受卵故曰乾鶉。莊

子云鳥鶉孺鶉以傳枝少欲故曰孺。李氏曰

鶉性人之無良我以為兄錢氏曰公子頑

不淫鶉奔奔然鬪者不亂其匹也鶉疆疆然剛者不淫其匹也宣姜與頑非匹偶也鶉鶉之不若也人之不善者我乃以為兄為惠公恥之也

鵠之疆疆鵠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傳曰

君也。賤曰謂宣姜

我乃以為小君為國恥之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之方中定丁美衛文公也疏曰文公燬昭伯

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處音杵齊桓

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疏曰鄭志荅

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都界衛本河北至懿公

滅乃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矣楚丘與

漕不甚相遠亦河南明矣杜預云楚丘濟陰

成武縣西南。黎曰左傳僖二年城楚丘始

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說音國

家殷富焉曰衛文公詩惠王時。左傳閔二年

滅衛又曰宋威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

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勝之民為五千人立

戴公以廬於漕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

以戍漕注云戴公申其年卒而立文公癸戶局

反共音恭。又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

革車三十乘季自鄆之復會鄆音絹事見齊桓始霸惠王嗣

服王室多故子頹於是楚丘封衛而霸令疆

矣此世道一變也

定之方中

曰定營室也。即北方室宿。孫炎曰：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

為正。○粲曰：左傳云：水昏正而栽，栽，築牆長板也。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植板，築而興作

謂小雪時定在北方，冰作于楚宮。傳曰：楚宮揆之宿也。栽，音在去聲也。

以日傳曰：揆度也。度，音鐸。○疏曰：度日之出入，謂度其景也。冬官匠人云：為規識日出之

景與日入之景。書參之，日中之景是也。○今考地官大司徒：正日景以求地中，景如字。今

于楚室。傳曰：室猶宮也。○粲曰：牋以樹之榛栗。榛，音臻。○榛，解

曲禮云：婦人之擊棋，榛脯脩棗栗。楸，桐梓漆。楸，音秋。伊，○楸，釋木曰：楸，

陸璣曰：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為梓。梓，實桐皮曰楸。大類同，而小別也。○桐曰桐，白桐也。

○陸璣曰：有青桐，有白桐，有赤桐，白桐宜為琴。

瑟，今雲南牂牁人績其皮而為布，甚好。牂牁音減歌。○山陰陸氏曰：此即白桐華而不實，爾雅

云：榮桐木，即此是也。以其華而不實，今亦謂之華桐。○粲曰：陸璣言有青桐、白桐、赤桐，此中琴

瑟者，白桐也。山陰陸氏亦以此為白桐。陸又言桐有三種：青、白、之外，復有岡桐，即油桐也。青桐

即梧桐，一名梧。一名櫟。詩所謂：梧桐生矣，是也。如陸氏之說，楸、桐、梓、漆之桐，為白桐、梧桐生矣。

之桐，為青桐。○梓，梓解見上。楸，○山陰陸氏曰：今呼牡丹為花。王梓為木，王蓋木，莫良於梓。故

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人名。爰伐琴瑟。牋曰：爰

匠也。○漆，釋文曰：漆木名。爰伐琴瑟。牋曰：爰

也。於

言建亥之月，小雪中氣之時，定星營室昏而

正中農務始畢，土功可興，又揆度日之出入

也。

也。

以知東西正其方位然後可以作楚丘之宮
室宮室異文以協句韻耳非分而言之也既
作宮室乃植榛栗及楸桐梓漆凡六木他日
於此伐之以為琴瑟美其新造之初為永久
之圖也楸桐可為琴瑟榛栗可備邊實梓漆
可供器用但言伐琴瑟者取成句耳他可類

推也蘇氏曰種木者未用於十年之後而不求近功

升彼虛矣虛音祛。傳曰虛漕虛也。疏曰蓋有故墟猶億二十八年左傳所謂有

莘之墟也楚丘本亦邑也。朱氏曰虛故城也。以望楚矣望楚與堂賤

楚楚丘也堂楚丘之旁邑。疏曰升墟而并望楚堂明其相也。景山與京傳曰景大

也京高丘也。降觀于桑詩記曰既升彼虛以領略其大勢復降觀于桑以細察其

土宜卜云其吉王氏曰終然允臧云言也

上章已言作宮室矣此章追本謀遷之初程

曰一章言建國之事次章方言相土度地之初屬文之勢然也。言文公始在

漕邑升其故城以望楚丘及其旁之堂邑又

望其大山及其高丘於是自漕邑之虛而下

於楚丘之野觀其宜桑之處人謀既定乃命

龜卜之而卜言此地之吉於是建國而居之

今其終信善矣如卜所言也。○殷武陟彼景山亦言大山也。釋丘云絕高謂之京非人為之丘。釋云卓絕高大如丘而人力為作之者名京李氏云非人力所為自然生者為丘。按爾雅言人為之京謂左傳築京觀之京也。詩經言京毛氏止以為丘之高者。

靈雨既零

賡曰靈善也。○祭曰靈雨猶杜詩云好雨知時節以其發生故謂之好。

傳曰零落也。

命彼倌人

倌音官。倌人主駕者。

傳曰

星言夙駕

傳曰

雨止星見夙早也。○祭曰言辭也。

說于桑田

說音稅鄭如字。○釋文曰說舍也。

匪直也人

錢氏曰直猶特也。非特人也。○今曰孟子云非直為觀美也。

秉心

塞淵

賡曰塞充實也。淵深也。

駉牝三千

駉音來。○傳曰馬七尺曰駉。○朱氏

日記云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

春時好雨既降農桑之務將興文公於是命主駕之倌人見星而早駕說止於桑田之野以勞勸之是文公能務農重本以蕃育其人也非特人也。文公操心塞實而淵深故能致國富彊至於駉馬與牝馬共有三千匹舉馬之蕃息則人之蕃息可知矣。蘇氏曰富彊之業必深厚者為

之非輕揚淺薄者之所能致也。○左傳言元年革車三十乘

季年乃三百乘是實有之數三百乘計一千

二百匹校人邦國六閑馬四種計一千二百

九十六匹則三百乘正合諸侯之數今云三

千者革車不用牝馬今併牝馬數之故為三

千春秋諸侯各務富彊亦不盡守舊制道馬

高八尺田馬七尺駑馬六尺獨言駑者舉中

言之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蝮蝮

音帝凍爾雅作蝮蝮音同

止奔也

衛文公能以道化其

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賤曰不與相長稚曰衛文公詩襄王時

衛風汙染已甚文公轉移之速如此所謂繫

一人之本也

蝮蝮在東

傳曰蝮蝮虹也虹音洪。疏曰郭璞云俗名為美人虹雙出色鮮盛者為

雄雄曰虹閭者為雌雌曰蜺。程子曰蝮蝮陰

陽氣之交映日而見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

方之氣就交於陽也。曹氏曰淮南子云天二

氣則成虹說者謂陰陽相干也蓋陰氣積而上

升日光映之乃成虹。朱氏曰日與雨交倏然

成質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

者暮虹也

莫之敢指女子有行也。曹氏曰行出適

水
遠父母兄弟遠去聲

蝮蝮者日與雨交陰陽之氣相亂喻淫奔也
不當交而交故不能久暮見在東須臾散矣
人莫敢指之者喻淫奔之人人所惡也女子
出適自當與父母兄弟相遠何苦欲急而奔
乎

朝濟于西

濟音壘。傳曰濟升也。○傳曰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集自然

○粲曰曹風南山朝濟傳云濟升雲也彼詩但當為升此當為升雲不言雲而但云濟猶言有滄萋萋亦不言雲也崇朝其雨傳曰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終朝女子有

行遠兄弟父母

一章既戒其淫奔二章則陳昏姻之正禮易以雨為陰陽和此言陰陽之氣和則雲氣朝升於西方則必有終朝之雨今俗猶以西方早雲為雨之候喻昏姻以禮則家道成也女子出適於人自當與兄弟父母相遠所貴得禮之正耳彼蝮蝮淫氣暫見而旋滅不能為雨猶違禮相從暫合而易離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

牋曰懷思也大無信也程子曰女

子以不自不知命也

失為信 詩人言乃如是淫奔之人也思昏姻之事也
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無信而不自守
也命言所賦之分謂男女居室自有定分今
不安其分而淫奔是不知命也

蝮螭三章章四句

相鼠

相去聲

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

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曰衛文公詩襄王時

文公君臣涉歷禍變懲創前朝相與洗濯磨

勵氣象一新矣

相鼠有皮

傳曰相視也

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

為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

賤曰止容止也

人而無止不死何

俟

傳曰俟待也

相鼠有體

傳曰體肢體也

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

死

傳曰遄速也

視鼠蟲之賤但有皮齒體而已人異於鼠豈
可徒有形體而無禮儀容止乎謂之人而乃

無禮儀容止則亦鼠之類也其不死亦何為乎不死又何待乎何不速死乎皆惡之之辭也凡獸皆有皮齒體獨言鼠者舉卑污可惡之物以惡人之無禮也○舊說鼠尚有皮人而無儀則鼠之不若以人之儀喻鼠之皮非也說詩全在點撥點平聲此由誤加尚字耳尚字當作只字言鼠則只有皮人則不可以無儀人而無儀則何異於鼠如此語意方瑩點撥人而二字分曉人亦天地一物耳饑食渴

飲無休時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眉即此意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于旄美好善也好去聲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

樂告以善道也樂音洛○曰衛文公詩襄王時

臣子好善文公之化也

于子于旄朱氏曰子子特出之貌○疏曰于首有旄牛尾為之羽夏翟之羽也徐州夏翟之羽

有虞氏以為綏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而用之謂

于首繆音衫綏音妥在浚之郊浚音峻○傳曰浚衛邑

素絲紕之

紕鄭音皮毛符至反。綈曰素。絲以為縷縫紕旌旗之流縷。

良馬

四之

今日四之見之者多也。

彼姝者子

姝音樞。東方之。日綈曰姝美也。

朱氏曰子指所見之賢者何以畀之

有賢者來自他國至衛國浚邑之郊文公臣

子之在浚者聞其賢而爭先覩之有建子子

然干首之旄出郊見之者以素絲為縷縫紕

旌旗之縵乘良馬而來已四輩矣見好善者

多也詩人言彼姝美之賢者將何以畀予之

乎言必有以効其忠益矣。賢者來自他國

若季札聘鄭子產如晉之類季札告子產以

謹禮子產告叔向以實沈臺駘之事皆聞所

未聞是以善道告之也若謂衛有賢者隱居

浚郊文公不能用而臣子徒見之則文公愧

矣曷足美乎綈以四之五之六之為見之數

則止是一人往見之不見臣子多好善之意

子子干旄

傳曰鳥隼曰旄。出車疏曰春官司常文也。解頤新語曰干旄干旄干

旌蓋分而言之以協音韻其實皆旗也鳥隼為旄謂畫鳥隼以為飾以其注旄於干首謂之干

旄以其折夏翟之羽在浚之都。傳曰下邑曰都。朱氏曰都居

民所素絲組之組音祖。牋曰以素絲縷縫組

說龍旂云飾以組九旂皆以組為良馬五之彼

姝者子何以予之予音與

賢者自郊至都則近城矣又有就都見之乘

良馬而來者五輩矣

子子干旌傳曰析羽為旌。疏曰既設旒縵有

旌在浚之城傳曰城也素絲祝之牋曰祝當作屬

反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告音谷。祭

人告神者皆音谷然協韻者不

賢者自都至城又有就城見之乘良馬而來

者六輩矣五之六之者言來見者愈衆也○

今考大司馬百官載旗注云卿大夫也彼文

謂仲秋教治兵非平常所建鄭氏引司常州

里建旗謂州長之屬孔氏申其義謂州長黨

正及鄴長里宰鄰長同建旗鄴音纂然司常之

文亦謂大閱及祭禋會同賓客所建皆國之

大禮故建之若臣子見賢而載旗禮無明文

豈指乘車之儀以言其人之貴如今人以旄

麾幡蓋稱郡守歟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

譜疏曰載馳是許穆夫人所親作得入鄘風者蓋以

於時國在鄘地故使其詩屬鄘也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漕地在鄘

閔其宗國

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

譜疏曰懿

公赤惠公朔公子○歲曰滅國人分散露於漕

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邑漕音曹○朱氏曰未有宮室許穆夫人閔衛

而露居也○歲曰謂戴公也傷許之小力

之亡歲曰戴公申與許穆夫人俱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

也曰衛戴公詩惠正時

味詩之意夫人蓋欲赴愬於方伯以圖救衛

而託歸唁為辭耳竇氏女撫膺太息曰恨我

不為男子救舅氏之患與夫人之意正同後

序言自傷不能救得之矣又以為真欲歸唁

則非也戴方露處漕邑豈女子歸唁之時乎

載馳載驅山有樞疏曰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馳驅但是乘車之事歸唁

衛侯傳曰弔失國曰唁○疏曰此據失國言之

入唁我左傳云齊人獲臧驅馬悠悠傳曰悠悠遠貌言

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

至于漕

傳曰漕衛東邑。曰漕邑鄘地也。在河南有考見邶擊鼓

大夫跋涉

跋蒲末反。傳曰草行曰跋水行曰涉

我心則憂

衛有狄難越在草莽許以姻親力不能救僅遣大夫唁之夫人以為此無益於事我欲馳驅其車自歸以唁衛侯驅馬悠悠然歷遠至于漕邑不敢憚勞今大夫之往徒勞跋涉無救衛國之亡則我心以為憂不若我代其行也此非真欲歸唁蓋託為之辭有含蓄不盡之意首章婉而未露也

既不我嘉

戕曰嘉美也。桑曰嘉臧皆訓善善猶是也。猶孟子王如善之也

不

能旋反視爾不臧

戕曰臧善也

我思不遠

夫人託言欲歸唁許人非之故言爾既不我之言為善遂使我不得旋反於衛矣然我亦視爾之言為不善而我之所思其說非遠而難行也言爾未必是我未必非始微露已有意見與許人別而猶未遽言之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

朱氏曰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

視爾

不臧我思不閔

音秘。傳曰閔閉也。桑曰閉塞言不通也

我之所思其說非閔而不通也丁寧上章之意欲言而未言也

陟彼阿丘釋丘曰偏高阿丘言采其蕤音萌。傳曰蕤貝母也。○蔡曰

本草云治心中氣不快多愁鬱者殊有功女子善懷○朱氏曰漢書

云岸亦各有行傳曰行道也。○蔡曰猶孟子言善崩

矣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我宗國隕越事迫情切而許人乃沮我之歸使我無所告語愁鬱而成疾欲陟阿丘采蕤草以療之人見我之愁鬱則以為女子多思

是其常耳不知女子雖多思亦各有道當論其所思之是否不得一槩以為不足問許人尤我之思歸豈眾人皆幼穉且狂惑乎何其不解人意也蓋至是始慨然責之而不得一言其情矣下章發之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芃音蓬控于大邦○朱氏曰

控持而誰因誰極○朱氏曰

告之也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錢氏曰之適也

末章乃言其情謂我之所思無他思所以救
衛耳我欲代諸大夫之行者蓋大夫徒能言
之而已何益於事若我自歸則將行郊野經
麥田不憚勞苦以控告于大國而求其能救
衛者諸國之中誰可因藉誰肯來至多方圖
之必有所濟我所思蓋在此非徒歸也爾大
夫君子無以我爲有尤過爾爲我百方思所
以處此者不如我之自往爾所思不及我所
思之切也以許之小而責其救衛則爲不通

曉於事今欲求大國之援其說非迂遠難行
也非悶塞不通也赴難乞師本非女子之事
諷許人當爲告急於方伯不當坐視其亡止
遣大夫言之而已至哀至切之情也其後齊
桓卒救衛而存之然後信夫人所思爲有理
而許人真狂穉無謀矣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

六句一章八句

詩緝卷之五

孝經堂

不語絲卷五

五



